

九隸

經經

學文





文 經 隸

著 蕃 紅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一他其及文經隸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 朱廣福)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隸經文

本館據粵雅堂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文莫盛於漢。漢書藝文志無文家。何哉。說文解字。文。畫也。象交形。然則物類中。一彼一此。同異相錯而成章。皆謂之文。故六藝諸子。文也。箋注傳疏。亦文也。而後世溺尚詞章。推唐、宋、八家爲文宗。至於核證典禮。辨訂經傳。則皆外之。曰攷據家。若不足以語文者。嗚呼。空騁議論。衆口一談。卽多至百卷。究何補哉。國朝崇尚實學。於是朱竹垞、錢辛楣、數先生。以攷據之文雄。然應酬之作多有。釗嘗惜其不能刪汰。獨存問答經史。題跋金石諸篇。甘泉江鄭堂先生。今之宿儒也。博學無所不通。著作富甚。一日。出隸經文示釗。命敘。且曰。此從諸文中刪存者。苟非說經皆不錄。釗受而讀之。真能於前人紛糾同異之說。參互考訂。發所未發。謂之六藝傳注可。謂之自成一子亦可。爰爲編成四卷。以授梓人。并以鄙見附目錄後。使爲文者知所從事。無徒騁虛詞焉。鄭堂先生善漢學。不喜唐、宋、文。每酒後耳熱。自言文無八家氣云。道光元年八月二十六日。南海曾釗謹敘。

隸經文目錄

第一卷

議

第二卷

辯論解

第三卷

說

第四卷

釋雜文

隸經文卷第一

甘泉江 藩著

明堂議

明堂制度有以爲九室十二堂者。大戴記盛德篇班固白虎通蔡邕明堂月令章句也。有以爲五室者。考工記匠人鄭康成周禮二記注也。後儒或從鄭注。或主蔡說。言人人殊。莫能是正。然而尋其原可窮其流焉。漢興直秦焚書典籍無傳。叔孫絳略而不備。至孝武世鄉儒術招賢良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未就。及封禪泰山作明堂於汶上。其時孝武志在求僊事非稽古罷儒生之議用方怪之言。烏足道哉。逮及東京光武好讖儒生議禮不敢不本緯書而明堂制度又難以讖緯之文矣。竊謂當從鄭君之說。鄭君深於禮善於讖其論明堂則本諸經而不言讖。蓋折衷二京諸儒之言而知讖記方書之不可信矣。藩不揣譾劣別黑白而申明之。盛德篇曰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此龜文之數。爲術士九宮之法。十二堂之說本援神契皆出緯書。後人痛詆緯學獨於明堂則深信不疑。何哉。其述明堂之制曰九室十二堂矣。則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合於十五之數者。又何所施乎。且古制有堂必有室。豈此十二堂在九室之內邪。在九室之外邪。抑環九室而列十二堂邪。堂室相配於數不合。堂室錯綜於制難通。文選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復廟重屋八達九房。薛綜注。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

據此則東京明堂但有九室亦無十二堂也。後漢書光武紀注引建武圖曰：建武三十一年作明堂。上圖下方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此說與平子賦言乖異。建武圖不知何人所作。昔人皆云不可依據。張衡目擊其制是當以衡言爲正矣。所以隋宇文愷明堂議不從其說。不用十二堂也。月令章句之十二堂。此用呂不韋月令之文。鄭君謂月令爲不韋作。非古制也。晉裴頠亦云：漢氏作四維之令。不能令各據其辰。就使其象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體。此爲設虛器也。斯言可爲破的之論矣。北魏賈思伯、李謐、知蔡說九室之非。而又以月令之左右个。謂五室有十二堂。是乃蔡、鄭之調人。豈釋經之正論哉。蔡邕謂天子明堂卽太廟。禘祭宗祀。朝覲耕籍。養老尊賢。饗射獻俘。治歷望氣。告朔。外政內治。皆在其中。袁準正論所謂人鬼煩黷。死生交錯。是也。嗣後袁翻亦從鄭說。則鄭君主五室。黜九室十二堂。及宗廟路寢明堂三者同制。互言洵爲千古不刊之論矣。說者又謂考工記乃先秦之書。不可爲典禮。嘗考隋書太平御覽引周書明堂曰：明堂方一百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博四尺。東應門。南庫門。西皋門。北雉門。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季堂。中央曰太廟。以左爲左个。右爲右个。然則匠人五室。實本周制。考工不可信。豈周書亦不可信乎。至於木室東北。火室東南。金室西南。水室西北。土室中央。法周易大衍之數。李謐謂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工於異端。言非而博。此妄人之言。不足與辨矣。大凡古時行政之宮皆南鄉。易說卦傳曰：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太廟路寢明堂皆取鄉明而治之義。所以太廟路寢皆謂之明

堂而明堂則在國之陽也。玉藻：天子元端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五經異義：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此明證也。若從蔡邕說則明堂不得在南門之外矣。鄭君太廟路寢明堂同制之說。李謐駁之曰：尙書顧命：迎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卽路寢矣。其下曰：大貝賁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髻帶立於房中。鄭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房。天子諸侯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个同制之說還相矛盾。通儒之注何其然乎。此謐未讀鄭志而慢肆其說耳。玉藻正義論之甚詳。其說云：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又異義：淳于登說：明堂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故知南門亦謂國城南門也。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者。按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鄭注云：謂宗廟。殷人重屋。注云：謂正寢。周人明堂。鄭云：三代各舉其一。明其制同也。又周書亦云：宗廟路寢。明堂其制同。考工按明堂位：太廟天子明堂。魯之太廟如明堂。則知天子太廟亦如明堂也。然太廟路寢既如明堂。則路寢之制上有五室。不得有房。而顧命有東房西房。又鄭注樂記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按覲禮：朝諸侯在文王廟。而記云：凡俟於東箱者。鄭荅趙商云：成王崩時在西都。文王遷豐。鎬作靈臺。辟廱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焉。故知此喪禮設衣物有夾有房也。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如鄭此言。是成王崩時路寢猶如諸侯之制。故有左右房也。覲禮在文王之廟。而記云：凡俟於東箱者。是記人之說誤耳。或可文王之廟不如明堂制。但有東房西房。故魯之太廟如文王廟。明堂經云：君卷冕立於

阼。夫人副禕立於房中。是也。樂記注稱文王之廟如明堂制。有制字者誤也。然西都宮室。既如諸侯制。按斯干云。西南其戶。箋云。路寢制如明堂。是宣王之時在鎬京。而云路寢制如明堂。則西都宮室如明堂也。故張逸疑而致問。鄭荅之云。周公制於土中。洛誥云。王入太室禋。是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又不能如周公之制。如鄭此言。則成王崩時。因先王舊宮室。康王已後。所營依天子制度。至宣王之時。承亂之後。所營宮室。還依天子制度。路寢如明堂也。不復能如周公之時。先王之宮室也。若然。宣王之後。路寢制如明堂。按詩王風。右招我由房。鄭荅張逸云。路寢房中所用男子。而路寢又有左右房者。劉氏云。謂路寢下之燕寢。故有房也。熊氏云。平王微弱。路寢不復如明堂也。穎達穿穴經傳。貫通鄭義。可謂無義不搜矣。房在堂內。今在堂偏。永和以今爲房。非通論也。若夫明堂尺寸。公玉帶所上之圖。乃力士之說。既不可據。而建武圖亦非定制。故五經異義曰。古周禮。孝經說。東西九筵。筵九尺。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一筵。蓋之以茅。謹案今禮古禮。各以其義說。無明文以知之。在鄭君時。其尺寸之制。已不可考。匠人職依文解義。乃述古闕疑之意。而後儒鑿空臆斷。豈能合於古制邪。蓋武王初定天下。典章未備。有會同之事。如覲禮所云。爲宮於國外。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而已。所以西京無明堂也。迨周公攝政之日。作洛之年。始考古制。作明堂於土中。禮記明堂位。周公避成王。朝諸侯於明堂者。東都之明堂也。卽於此禘郊配天。頒朔聽政焉。及成康時。舉行巡狩之儀。於是方嶽有明堂矣。孟子。呂氏春秋。所稱齊之明堂。乃泰山天子巡狩之明堂也。後人不達斯禮。紛糾競爭。強作解事。今緣述古

義通其旨趣。惜禮經殘缺。求之靡據已。惠徵君從蔡邕章句。輯爲明堂大道錄。古農、艮庭、二先生頗疑之。藩申後師之說。不敢苟同於先師云。

廟制議

虞書。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歸格於藝祖。用特。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經云。禘郊祖宗。書言祖。卽祖廟也。蓋唐虞時。言祖不言廟。夏殷以來。則兼言祖廟矣。周衰禮廢。秦暴焚書。漢興。諸儒網羅散失。摭拾遺編。興廢繼絕之功大矣哉。然諸儒議廟制多少之數互異。有四廟五廟六廟七廟之殊。四廟見於喪服小記。七廟見於祭法。王制。夏五廟。殷六廟。見禮記。鄭注。此多少之數。見於經者也。韋元成說五廟。劉歆說七廟。此多少之數。見於史者也。晉王肅作聖證論。論廟制以難康成。後人惑其詭說。尊之如經。不究經史本文。但以集矢於鄭君爲事。不亦誣乎。昔賢如馬昭、張融、申鄭難王。諸儒謂之附會。謂之不經。於是聖人制作之精義。經師議禮之微言。幾乎息矣。藩學術膚淺。不揣樸昧。疏證而明辯之。後人云。四廟出喪服小記。小記雖曰立四廟。而實五廟也。其文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以其祖配之之祖。卽祖廟也。是爲始祖廟。併四親廟爲五廟。劉原父不釋經文。妄謂而立四廟。句上有缺文。當曰。諸侯及其大祖而立四廟。其意以爲天子七廟。諸侯五廟。此乃諸侯之禮。故用大傳文以補之。然上文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王者非天子邪。謂之諸侯可乎。且鄭注亦以爲五廟。注云。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自外至者。無主不上。又云。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無主不上。公羊傳文何休注。外至者。天神也。主者。人祖

也。證以曲禮。措之廟立之主曰帝之文。則有主必有廟。其爲五廟。從可知矣。康成夏五廟之說。與小記同。後人謂虞夏五廟。康成本之讖緯。考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注。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是康成謂夏五廟。不曰虞夏五廟也。此必古禮家說。至唐時。古說久亡。正義無可徵引。乃據馬昭所引禮緯。唐虞五廟之文。以疏鄭注耳。康成之言。未必出於緯。若出於緯。何以不言唐虞。但云夏五廟哉。蓋聖人定禮。廟制緣於服制。四廟者。高曾祖父也。在四服之內。親親著也。故謂之四親廟。以別於親盡則祧之廟。及無服之始祖廟也。所以匡衡告謝毀廟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於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師古曰。五屬。謂同族之五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據匡衡之言。則廟制緣於服制。益信。當衡之時。緯學未行。其言必古禮家說。乃康成所本。詎可以緯學重誣康成哉。康成云。殷六廟。王肅之徒。則曰。殷同周制。亦七廟。僞古文咸有一德篇。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後人遂以爲殷亦七廟。呂氏春秋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主謀。梅賾竊取其文。改五爲七。以求合於王肅之說。先師惠徵君曰。王肅從劉歆之說。以駁鄭。於是造僞古文者。改呂氏春秋所引商書五世之廟。爲七世。孔彘。虞喜。干寶。皆在僞古文已出之後。故亦宗七廟之說。而不知其畔經而離道也。商書曰。可以觀怪者。怪。鬼也。對文則異。鬼。爲人鬼之鬼。怪。爲物怪之怪。散文則通。鬼可訓怪。怪可訓鬼。楚辭遠遊篇。忽神犇而鬼怪是已。鬼謂祧廟也。殷六廟。契與湯爲不祧之廟。四親

廟迭毀。至五廟乃必祧之廟。故曰五廟也。五世之廟。在四廟之外。不在月祭之中。謂之鬼者。同於去墀爲鬼之義爾。康成周七廟之說。與韋元成之說同。而周以前五廟之說。則不同也。漢書元成傳。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而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是元成謂周以前無始祖廟。立四廟而已。與鄭注小記異。其議周制曰。周之所以有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諡而已。與鄭注王制同。元成又曰。臣愚以爲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爲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此謂繼高祖者無文武受命之功。不得如周之文、武、世室。但立五廟而已。元成謂漢制當如此。非以周制七廟爲非也。後人謂元成主五廟之說。何邪。至哀帝時。劉歆議。孝文、孝武皆有功德於世。當如周制立七廟。其議曰。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

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劉歆以殯葬日月之數。爲七廟之制。與五廟五屬之說異。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及降殺以兩。皆春秋左氏說周制也。云天子五廟無見文。又曰。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是歆以五廟之說。無明文可證。定用七廟之制。不以五廟爲非也。考元成劉歆。皆以七廟爲周制。後人以韋劉二家之說爲不同。何邪。且二家亦不言周以前皆七廟也。至王肅僞撰家語。衛將軍文子將立先君之廟。使子羔訪於孔子。孔子曰。天子七廟。自虞至周。所不變也。以爲佐證而難康成。於是撰僞古文者。又從而和之。康成之罪。遂同刑書一成而不可變矣。張融云。家語先儒以爲肅之所作。故漢書藝文志家語下。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若謂今之家語。非肅僞作。則哀帝時。劉歆手定七略。豈不見家語廟制篇。何不援以爲證。而謂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邪。聖證論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此後世九廟之制所繇起也。儒者謂肅述七廟。豈

其然乎。如王制、穀梁、荀子、韋元成、劉歆，皆言周七廟。而元成以廟數始於五，至周始立七廟，與盧侍中、鄭司農同。東晉以後，確守僞書，以爲自虞至周皆七廟。謂鄭君夏五廟、殷六廟之說，出於緯書。然則韋元成之說，亦出於緯書乎？是不然矣。且哀、平以前之緯，近於正，亦未可盡廢也。卽出緯書，不逾於篤信僞書者乎？夏、殷之文獻無徵，自當從七廟之制。至九廟之說，乃新莽篡逆之亂制。王肅據以考定禮經，豈非聖門之亂臣賊子哉。

特廟議

特廟者，不在七廟之中，特立一廟。如周之有姜嫄廟也。據劉歆說，宗不在數中，則殷之三宗，必於六廟之外，特立三宗之廟矣。以此推之，則周之成、康、刑、錯，宣王中興，其功德與殷三宗，可以媲美。此三君者，當迭毀之後，亦必特立廟以祀之。又春秋昭七年左傳曰：「敢忘高圉、亞圉、孔穎達王制疏引此文曰：左傳注，周人不毀其廟而報祭之。」杜預無此注，是賈、服、注也。高圉、亞圉、先公也。親盡之後，尙不毀其廟，而實始翦商之太王，奄有四方之王季，功德茂盛，反毀其廟乎？亦必特立一廟也。凡此當祧之主，不藏於二祧之中，別立廟以祀之，亦世世不毀，不月祭之而已。至諸侯五廟之外，魯有文王之廟、文公之廟、姜嫄之宮，鄭有厲王之廟，皆特廟也。劉歆爲左氏學，三宗之說，必本之春秋古文家說。高圉、亞圉等說，皆見左氏傳，與禮家說不合。所以馬融曰：高圉、亞圉，周人所報而不立廟也。詩烈祖正義引異義齊詩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是周以成、宣爲宗廟，以時毀矣。與融說同。又云：古文尙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春秋

也。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從而駁。是鄭君不以融說爲然也。

昭穆議

昭穆之制有五。廟制之昭穆。一也。公墓之昭穆。二也。合祭之昭穆。三也。賜爵之昭穆。四也。世繫之昭穆。五也。先儒釋經。秩然有敘。後人比而同之。自紊亂絲。豈能得其端緒哉。今條別陳之。夫不知廟制之昭穆者。由於誤以合祭之儀爲宗廟之制也。其說始於孫毓。謂諸侯五廟。太祖居中。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朱子宗其說。議禮者固信朱子。莫敢置辨矣。江永鄉黨圖考云。朱子作中庸或問。用孫毓說如此。則聘禮迎賓。不得有每門每曲之揖矣。按賈疏。則五廟是並列。每廟有隔牆。隔牆有通門。又謂之閣門。君迎賓自大門內。折而東行。歷三閣門。乃至太祖廟中。曲處逼狹。則主賓有揖。其說甚確。是也。然朱子作經傳通解。亦引賈說是。朱子始從孫毓。後悟其非矣。考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並列南向。蓋生必南向。死必北首。所以宗廟宮室。皆鄉明而治。惟合祭之禮。則太祖東向。昭南穆北。漢書張純傳曰。祖孫不並坐。而孫從王父。及決疑。要注昭明穆順之文。指禘祫而言。非謂廟制也。如孫毓之說。則太祖之廟必東向。然後昭可以南向。穆可以北向。若太祖南向。則昭西向而穆東向矣。公墓之制。則太祖居中。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古人葬必北首。故昭穆以東西爲左右。其制見於三禮圖。與廟制不同。陳祥道禮書與廟制並舉。可不謬哉。宗廟公墓。皆左昭右穆。所不同者。南向北首。一並列。一不並立耳。賜爵昭穆之制。又不然。四時之祭。太祖昭穆皆南。